

## 我的家人们

□郑翔宇

我是在家人的保护下成长的。现在,我体内焕发着无穷生机,家人却在以惊人的速度老去。

很奇怪,18岁一过,好像家人真是一瞬间老去的。回到老家,小时候的记忆浮现。午觉时,我跟表哥表姐一起躺在床上,爷爷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监督,不准我们睁眼。如今,表姐已经上班了,因为工作努力还当了个领导,表哥也当上了人民警察。

我上次回家时,爷爷啃骨头时牙齿掉了。我认真真地观察他,头发稀疏花白,人倒越像个小孩儿了,隙着牙缝。后来,他查出有轻度糖尿病,医生让他注意饮食,剩菜剩饭不要吃,水果坏了整个都不能吃,哎,他就是不听劝。他总说:“你们这代人生活好了就忘本了,不懂得节约,没过过苦日子。”我知道说再多也没用,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,习惯了节约。

我小时候一直想长得比奶奶高。那时,我拉着奶奶的手,耳朵最多打齐奶奶手肘的位置。现在,我比她高了大半个身子。奶奶一直说眼睛越来越看不见了,耳朵也听不清了,要去做白内障手术,耳朵也要戴上助听器。她和我微信视频的时候,炫耀着她的“新装备”。奶奶曾

是村小学的语文老师,不仅识字多,字也写得不错。

成都冬天冷,家公膝盖疼得厉害,12月就赶着去海南了,年都不准备回来过了。家婆还好,不过也是小病不断,头发越来越稀疏。如今天天跳舞,气色好了很多。

父亲心态好,总是说自己很年轻,每次还自恋地换身装备在房间里录唱歌视频。但在照片里,他的脸一天天地圆起来,双下巴堆着,这位自以为还是年轻小伙子的男人也在快速变老。

以前,他会带我们去野餐、钓鱼,在楼顶搞烧烤。还买了个帐篷,给花园里布置好灯光,夏天时,坐着帐篷里拿望远镜看月亮。现在,叫他去钓个鱼,他却说:“我有那空时间去钓鱼,还不如直接去买来吃。”父亲这辈子最大的失误,可能就是没有分清工作和生活的界限,但他依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无言地展现出一个男人、一个父亲最伟大的模样。

母亲做了个小手术,视频里看着疼得厉害,脸还有些浮肿。母亲很时尚、开明,经常看一些家庭剧。我隐隐地觉得母亲也老了。以前,我很喜欢她选中的衣服。现在,母亲发给我看的衣服,我觉得很难喜欢上

一件。她说,跟不上我了。母亲变得比以前唠叨了,一件小事能念叨半个小时,我稍不耐烦,她就说是不是嫌弃她老了。说一件事能联想到一万件事。总之,母亲的爱很难具体写出来,因为体现在太多小的方面。不过,她当我母亲,我确实很幸福,因为她的善良和美丽。

小姑上半年也动了个手术。小姑待我比待表哥还细心,一直把我视作她的第二个儿子,陪我的时间比陪表哥还多。小姑是家族里人人生经历起伏最大的,也是一直以来我想写进小说里的人。小姑没什么心机,思想很简单,也是长辈里最小的一个,对谁都很真诚。

大姨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女人,典型的职场女性。一直忙着工作,那天,她突发性耳聋,把家里人吓坏了,好在输液后恢复了正常。

身边的亲人迅速地老去,想起自己曾经对他们越来越没耐心,我感到愧疚万分。“时间是乖戾的。”这句话描述得太准确了,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,教会我们在生活中慢慢成长。

“忽有家人心上过,回首山河已是秋。”岁月静好,愿家人们都在各自的空间守着一份健康,一份安宁,保持着一份从容和淡定的心境。

儿子出生那年,我买了新房。在狭窄的蜗居内,我打造了一个仅几平方米,供自己使用的专属“地盘”——书房。

书房,既是我闲暇的栖息地,又是我心灵的归宿地。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内,我不仅置办了书桌、书柜,而且还安放了电脑、打印机。小小陋室,小得再多一个人就无法打转,毕竟它只是我们父子俩的天地,并非像刘禹锡的陋室那样“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”,但却与他有着同样的感受:“无丝竹之乱耳,无案牍之劳形。”

书架上,琳琅满目的书籍令人目不暇接,有哲学的,也有文学的;有政治的,也有经济的;有古典的,也有现代的;有国内的,也有国外的;有名家的,也有自己的……它既为我装点着“门面”,填补着我内心的空虚,又激励着我拼搏的斗志,供给着我精神上的食粮。每当茶余饭后来到这里,我那颗疲惫和烦躁的心便重归于轻松和平静。

儿子10岁前,整个“地盘”都是我的。在这里,我或读书,或思考,或写作。10年间,我读了《论语》《资本论》《政治经济学》《红楼梦》《呐喊》《秦腔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多部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;冷静思考着不同时期经济的运行规律,努力寻找着经济与金融的最佳结合点,积极谋划着农信社服务地方经济的策略;用心用情笔耕不辍,集结出版了凝聚着我心血的工作集《山路十八弯》、散文集《岁月留痕》。

儿子在一旁为我端茶递水,偶尔还会问上一两句:“爸爸,你在看书啊?”“爸爸,你在写文章吗?”

小空间,大世界,畅游文山书海,我触摸到了时代跳动的脉搏,看到了一片更大的碧海蓝天,也练就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胸怀。

随着儿子的长大,我的“地盘”渐渐被他“占领”。也许是耳濡目染,他从读小学四年级起,每天下午放学回家,便径直走进书房,放下沉重的书包,摊开课本和作业本,开始一天中最后的忙碌。时而朗读背诵课文,时而伏案奋笔疾书,有时直至深夜十一二点,其勤奋刻苦状,乃吾辈所不能及也!

春夏秋冬,青灯孤影,仿佛一个翩翩少年驾着一艘小船在浩瀚的海洋中徜徉。他小小年纪就懂得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的道理,过早地把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种进了心田,惜时如金,挑灯夜战。

我们看在眼里,既高兴又心疼,时不时送上一些水果慰劳他。令人欣慰的是,儿子学习成绩逐步提升。书房,就是他人生的伊甸园。

“地盘”被儿子占了,我主动为他腾出空间,转移到客厅沙发上。书香也就从书房溢满整个客厅,我要么看书,要么改稿,要么打开手机的备忘录码字,一字一句,字斟句酌,一篇又一篇文字就这样慢慢地向外流淌。有的登上了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、县区级的大刊小报,有的出现在各种网络媒体,还多次获得全国金融系统征文比赛大奖。一晃三年过去了,我的又一部散文集《流淌的心曲》面世了。

如今,儿子就要中考了。书桌上,各科测试题堆成了一座小山。每当夜深人静,他瘦小的身影在灯下埋头苦读。小小的蜗居内,弥漫的书香味更浓了。

## 高水井

□陈瑞生

我住家的对面有一条小街,名叫高水井。街名的由来,缘起于街边的一口水井。

这井春夏两季水位很高,附近居民饮用,只须适度弯腰,一扣,桶便自然吃水。内壁砖上长满了苔藓之类的植物,提桶上井口时,若力气使用不均,总会将一些苔藓蹭磨在桶沿和水面上。

小时候,我们一群孩子经常往那里跑,因为水井旁有一家名气很大的木器加工铺,堆满了墩实、光洁的木头。除加工不同式样的“车柱”床脚外,主要制作各类儿童玩具,如嘟儿、地转子、提簧和撒撒响等,皆做成空心与实心两种。空心的价位比实心高,但也不过几毛钱。

铺子的开间较宽,加工机具都是半自动的,很显眼地撑着门面。至今闪回记忆,浮现于脑海的大约有脚踏板、皮带、飞转的轮子和钻头刀片——镂削的木屑撒了一地。红胶是在檐口下熬的,那点缀于玩具上的糊味,粘合着新木、老木的涩香,经久不散。

每次去铺子边玩耍,都要打井边经过。当时古井是没有盖的,我很心虚地往下觑一眼,黑黢黢的;喊一嗓子,回音也是闷闷的。

井的斜对门,有一间生产毛笔的手工作坊。闲逛了木器铺或选妥玩具后,我们自然转过来,看头发花白的师傅把羊毛从水盆里捞出,排放在一片像笏的铁板上;侧着往很平的桌台利索地叩击一下,然后用食指与中指耐心而极快地拈去参差

的毛茬;再回水浸一下,如此周而复始,笔尖也就渐渐成形了。工匠的白发与手头的银丝浑然一体,在幽暗的景深里相当醒目。

提着木桶频频过街的伙计,显示了用水量与生意的因果关系。这作坊做的毛笔,可是数一数二的。那时虽没有提“唯有读书高”的名言,但它却兀自摆出“万般皆下品”的架势。古训也好,孤傲也罢,在蒙童不谙世事的眼里,不期然地被极为朴素的风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

高水井的建筑,大多是木质结构的木楼地阵,依稀可见明清民居的遗风。就消防来说,聪慧的先民凿井的目的想必不言自明。命脉所系,这种未雨绸缪的草创已然率先垂范于后人。不知是否是因为开通了自来水,抑或为行路方便,这口井曾被弃平。但不久街上失了火,住民们赶紧淘淘。后来不知何故,又将其填埋,于是数间瓦屋再次变成焦炭儿。

如此两次三番,最后一回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,那火大得映红了半边天,灼热的气浪老远就能感到,狭窄的街道也给消防车的通行造成困难。人们由此对这水井产生了敬畏之心,不敢再轻举妄动。经过逐年维修,井被加了盖子,旁边还立起一块石碑,上面郑重地刻着“高水井”三个红字。还用石栏做了围子,两边石柱上分别嵌入“三才古井,千秋清泉”的楹对。

至于这井的来历,如今已无法详考,也不见诸文字。意欲探寻究

竟,不妨向老学究打听,他们无不以一种堪舆家的口吻侃侃而谈:地势阴阳、水火五行……云云尔尔的说法虽无从验证,但木头、玩具、毛笔和水井,确实同我们的成长形成了切身的亲和关系。

长辈的闲言姑且听之。自打有了这口井后,民庶杂居的街上未尝有人背井离乡则是真的。这眼古井虽不如被诸葛孔明的鹅毛扇扇过的火井有来头,也不能同让无数文人墨客交口赞誉的文君井相媲美,但若论起民俗的底蕴来,则不知本色和醇厚凡几。这井、这街与这里的住民建构的市井气象是多么谐美,是多么值得留恋的另一类生态平衡。

### “浣花溪”征稿启事

欢迎投来散文(含游记)、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,诗歌因系编辑部自行组稿,不在征稿范围内。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,标题注明“散文”或“游记”或“小小说”。作品须为原创首发、独家向“浣花溪”专栏投稿,禁止抄袭、一稿多投,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。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、照片附加在稿件中。邮件中不要用附件,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。部分作品会被华西都市报《宽窄巷》副刊选用。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、开户行及网点的详细准确信息、卡号、身份证号、电话号码。

投稿邮箱:huaxifukan@qq.com